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表上

善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為表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郡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孔文舉薦禰衡表一首

諸葛孔明出師表一首





曹子建求自試表一首

求通親親表一首

羊祜讓開府表一首

李令伯陳情表一首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一首

劉越石勸進表一首

薦禰衡表一首

孔文舉

翰曰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如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

後為曹操秦誅之下獄奔市善同翰注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銑曰洪大俾使乂治也堯遭大水橫流天下思使治者而衆官

舉禹治之而定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

安國曰俾安國曰俾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向曰旁非一方也招引也言於四方招引賢能俊異

之人善曰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啟熙

載群士嚮臻濟曰世宗武帝廟號統理弘大疇誰咨嗟應

召能事者故其衆士嚮應而至者也善曰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畢舉

思弘祖業尚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如嚮臻應而至也

孫卿子曰下之和陛下睿聖纂承基緒良曰陛下上譬響之應聲也

亦聖也纂繼緒業也言以聖德承繼大業善曰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

遇厄運勞謙日仄翰曰厄困也董卓破洛陽遷帝長安也

求賢也善曰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惟岳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側弗遑暇食惟岳



作維嶽二字降神異人間並善本作出銑曰詩云惟岳降神生甫

異人謂補衡也善曰毛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

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力角反向曰處士不從官者

絕貌言善質正美明才高絕於人善曰孟子曰得天初

涉藝文外堂觀與濟曰涉歷也藝文謂道藝文章也與深

善曰論語曰子曰由也外堂矣未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

所整善本作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良曰稟性

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

以衡准之誠不足怪翰曰潛深默闇也言此二人雖聰俊

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

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忠果正直志懷霜

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銑曰果敢斷決也霜雪言潔白而

善可慕者驚之若不及聞為惡不忠者憎之如仇讎也

一生若賞謝承後漢書曰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

也向曰任座魏文侯臣抗舉也舉行執直史魚衛大夫邦

之直幾不過於衡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

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

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

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鵲鳥累百

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良曰言立衡於朝忠正廉

趙簡子曰鶚鳥累百不知一鶚論語子曰赤也東帶立於



傳上使卓飛辯騁辭溢氣全問滿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日翰  
然可觀也至塵也滿起解判結屈也言辯論之辭溢滿之氣如全氣  
也至於判疑解屈臨於所敵必綽有餘善曰全滿貌七略  
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秋官詭奇也單  
于匈奴號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  
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  
責也自責必係單于也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向日勁  
漢書曰况自詭滅賊也善曰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  
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  
關下說文曰組紮弱冠慷慨前世善本作美之近日路粹  
小者為冠纓也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濟曰弱冠二十以  
美之謂美賈誼終軍之壯氣也路粹嚴象漢末時人皆以  
高才擢拜尚書郎言衡之才可與此數子為比用者也  
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軍皆年十八  
故曰弱冠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

嚴象并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如得龍躍  
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也

天衢振翼雲漢良曰天衢雲漢以喻省閣也龍躍振翼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  
鳳並集天衢毛詩曰俾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

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翰曰楊聲垂光言光儀高  
之門也穆穆美也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

紫微中也尸子曰虹霓為析鬻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

渠之署尚書曰賓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

于四門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

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銑曰鈞天廣樂天帝樂  
也奇麗之觀謂有奇麗

異聲可觀也帝室皇居謂天子省閣也畜養也非常之寶  
謂賢人也言衡才有異觀可言國寶不可多得言少有也

善曰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其樂與百神遊夫鈞天廣  
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應劭漢官儀曰帝  
室猶古言王宮尚書曰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貪向曰激楚陽阿皆曲名言舞此曲妙為容態者主技樂之人所以貪愛也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

逸曰激楚清辭也淮南飛兔驪鳥鳥鬚絕足奔放良樂之所

急也濟曰飛兔驪馬皆駿馬名良王良樂伯樂皆古善御者急謂急於所求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驪馬古

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良

區區猶勤勤也善曰李陵書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

乞令衡以褐衣召見良曰篤厚慎重也褐衣短衣也言天

衣引見而問之材行庶可觀采也善曰漢書劉敬曰臣衣褐衣褐見必善本無無可觀采臣

等受面欺之罪善曰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

### 出師表一首

諸葛孔明銑曰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時先王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

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位帝位拜為丞相後主立亮率軍北駐

漢中臨發上疏也善注同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

敝善本作罷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向曰先帝謂備也創

魏蜀益州蜀也言蜀小兵弱敵大國故云疲敝危傾急迫也言傾迫存亡在今時者也善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

統歲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然侍衛之臣

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曰志士馳馬之秋然侍衛之臣

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善本作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

欲報之於陛下也濟曰懈惰也內宮中也志士節士也亡

追先帝顧遇欲申報於陛下善曰遇謂誠宜開張聖聽以恩相接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我誠宜開張聖聽以

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



忠諫之路也

良曰恢大也菲薄輕脫也誠須開耳目察善道以光先帝之德廣大志士之氣不宜妄為

輕脫引喻非義以拒忠言之路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翰曰

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外也臧否善惡也善曰若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

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

平明之治

善本作理字

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翰曰姦犯科條

也昭明也偏私謂執情不均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

善曰楚

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

帝簡拔以遺陛下

向曰良善也實不虛浮也純美遺與愚也言攸之等先帝選拔以與陛下

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

闕漏有所廣益

善本有也字濟曰咨謀裨益也漏猶缺落落也言宮中之事謀郭費等必能益補缺落

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

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

善本無以字

為督愚

善本有以字

為營中之

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

良曰向寵蜀

平曉明暢達督率也言寵性善平曉達軍事先帝嘗經試用眾臣舉以為率與謀營中之事必能使上卒和美疆弱

得其所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

士此後漢所以傾覆

善本作類字

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

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

翰曰類懷也桓靈漢二帝用

善同翰注

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

銑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



史參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  
用故屬之真正亮明也善曰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  
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事願陛下親之信之  
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布衣  
庶人服也南陽郡名善曰說苑唐苟全性命於亂世不  
求聞達於諸侯善曰論語子張曰在邦必達先帝不以臣卑  
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向曰  
賤稱猥衆也言先帝自同衆人枉屈其身三顧顧野我於  
廬舍之中也當代事謂陳匡復之義善曰猥猶曲也言  
已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  
陽之鄧縣荊州圖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河有諸葛亮  
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  
畧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

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

一年矣濟曰感三顧之重內激於心遂許與先帝經營匡

周瑜等救之敗曹公奉命危難之間也善曰趙岐孟子  
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也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  
以建安十三年敗遺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  
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

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良曰寄委託也

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  
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  
如具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  
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

受命以來夙夜憂

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善本作瀘深入

不毛職損光帝聰明也瀘水名中有瘴氣不毛謂不生草

木也時南中諸郡皆叛亮親率衆渡瀘征之諸郡悉平  
善曰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  
衆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史記鄭  
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曰堯堯



不生五穀曰不毛句 今南方已定甲兵善本作兵字已足當帥

將善本作獎帥三軍北定中原銑曰諸侯三軍也中原謂魏庶

竭駑鈍攘除姦凶良曰竭盡也駑鈍馬亮自比也攘却也

謂馬遲鈍者也毛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

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良曰備中山王後故云興復漢室

則謀存社稷事則開拓境至於斟酌損善本作規字益進盡忠

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

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善本無之字

咎似善本作章其慟向曰言事得宜及盡忠節則郭攸之費

興功如無功則理我之罪以告先帝若攸之等有罪咎則亦責之以咎其慢使衆知之善曰蜀志載亮表云若無

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善本作課字以

咨諏足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濟曰察視也言當謀咨

帝之意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載

驅問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論語曰子

所雅言南都賦曰臣不勝受恩感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

所云良曰言不勝受恩之重內感於懷求自試表一首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

疏求自試

曹子建翰曰試用也植以抱器無所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銑曰言內孝

國善曰論語子曰出則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

則事公外入則事父兄



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向曰榮親譽典國謂服叛威遠也無如是者父君所不愛畜也善曰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濟曰君授臣之官先觀德優劣量材能以授與之是也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覆謂之尸祿詩之素飡所由作也良曰謬誤也尸言而食祿也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此詩刺素飡也善曰王符潛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也韓詩曰何謂素飡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朴名曰素飡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亟不讓譬若尸矣

燕魯之封其功大也

翰曰二虢虢仲虢叔王季之親俱封於燕而不辭者以有厚德於周也周

公且封於魯召公奭封於燕而不辭讓者亦以有平殷之功也善曰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王卿士勲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進廉節者起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且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

值陛下外平之隆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

銑曰外平

太平也潛隱也言已無功於時陰蒙恩澤可謂幸甚矣善曰三世謂文武明也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外平致譽也史記太史公成王作而竊位善本作位頌沐浴膏澤孝經曰德教加于百姓

東蕃爵在上列

向曰竊偷也謂無德偷居其位植封野城王在國東蕃善曰論語子曰臧文仲其

竊位者與漢書中山靖王身被輕愛口厭百味謂衣服鮮曰位雖卑也德為東蕃身被輕愛口厭百味向曰輕煖厚也百味謂調和百種也善曰孝經接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



且煖崔駰七依曰雍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人調膳養選百味

所致也故也向曰華靡絲竹謂伎樂也言得如此者祿厚退念

古之受爵祿者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人善本作

濟國也善曰爾雅曰濟益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

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

俯愧善本朱紱濟曰挂懸也詩云惟鵜在梁不濡其翼彼

我無功德以益國朝而空衣紱冕恐懸此譏是以慙也

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紱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

而朱組綬綬蒼頡篇曰紱綬也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良曰方今魏朝

言天下一理九州之地皆晏然也善曰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合和四海然一統謂其統緒也顧西尚

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

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翰曰敵國未平故武

不暇安枕席混大也大和則大同也善曰爾雅曰統舍

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法言曰或問

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

奄而周德著啟夏王名也有扈夏之諸侯不供職貢而啟

公誅滅之著明也言二王皆伐叛誅亂而功德著明善

曰尚書序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啟遂滅有扈

氏天下咸朝夏也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

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屬

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也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

成康之隆向曰言武帝文帝功成也言明帝必能平吳蜀善曰

假周之令德以喻魏之先王也臣贊漢書注曰統惣覽也

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禮

泉簡賢善本作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



牙者可謂當矣

濟曰方叔邵武皆宣王賢臣言明帝授任鎮蕃服瓜牙之臣皆如方叔之賢善曰

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涖上其車三千又然而高鳥曰江漢之辭王命邵虎又曰析父予王之瓜牙

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

良曰高鳥喻蜀也淵魚喻吳也繳繒射也鉤餌也射鈞未息謂吳蜀尚勞征伐也言我有異術能擒之善同良注

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

善本有也字翰

日耿弇光武臣也俟待也弇為張步所攻上聞自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盛可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至

臣子當以牛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遂出擊之及夜而破光武救始至也善同翰注故車右

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

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銑曰齊成王出獵忽然而車之左轂鳴車右請死王曰工人之罪

也日臣見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劍而死雍門雋齊烈士也越伐齊冠至齊境雍門雋請死王曰金鼓未接而死何也

對曰昔車右為先君御車轂鳴而車右自殺今越兵寇境甚於轂鳴也安得不死乎遂伏劍而死越軍聞齊有烈士

遂退刎割也慢主謂轂鳴事見說苑善同銑注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

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

向日寵謂厚其爵祿也殺身謂見危致命以靜

暴亂善曰尸子曰禹典利除害為萬民種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

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

善本作纓占字其

王羈致北闕

濟曰屬國夷狄官名纓繞也單于匈奴號越南越也言羈繞之使至此闕稱臣於漢善

日賈誼終軍已見上文爾雅此二臣者善本無者字豈好為夸

主而曜

善本作曜字世俗哉志

善本無志字或鬱結欲逞其

善本無其字

才力輸能於明君也

良曰謂賈誼終軍也夸大也此豈好大言於主而曜於俗哉但以志有鬱

結欲輸誠於君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



為韓曰霍去病漢將也治脩也第宅也善曰漢書文也夫善本夫上憂國忘家捐軀

濟難忠臣之志也銑曰捐棄軀身善曰趙今臣居外非

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善曰有以二方未尅為

念銑曰寢卧遑暇也二方吳蜀未尅言未靜也善曰戰

也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向曰先帝謂

將也宿兵謂宿素習練之兵耆老者也即世死也言將士

雖死我有聞前事也善曰左氏傳朝曰太子壽早天

卬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濟曰雖世不乏賢亦

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

將軍當一校之隊濟曰致效也毛髮喻小也所受之恩謂

詔謂許行之詔也效呈錐刀言小用也西謂蜀也大將軍

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

宿留也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

亭司馬懿漢書曰大將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善本作

任良曰東謂平吳大司馬曹休也統理也偏舟亦偏師也

休率諸軍至皖臣瓚漢必乘危蹈善本作險騁舟奮驪突

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擒善本作權馘亮庶將虜其雄

率殲其醜類耳翰曰危險謂吳蜀之路驪馬也擒執斬首斷

曰夏后尚黑戎事乘驪鄭玄云馬黑色曰驪漢書伍被曰

大將軍當敵勇常為士卒先也鄭玄毛詩箋曰馘所獲之

左耳也爾雅曰殲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

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銑曰



也須臾少時也捷勝也愧謂虛食祿之愧言我以尅勝之功滅虛祿之愧名書史筆為朝廷所榮雖身遭吳蜀所分斬亦猶生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傳武仲與荆文姜如微才弗善本作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向曰沒盡忝辱也禽息謂如鳥獸之視息但求無益於時亦何異為牢圈以養畜也如此非我之本志善曰論語曰召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說文曰圈養獸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反濟曰流傳衄縮也東軍謂伐吳之軍失守備也時傳休為陸議所敗故云此也善曰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衄於石亭敗績衄猶挫折也輟食弃餐奮袂攘袵撫劍東

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良曰輟止也奮袂舉袖也攘袵褰

報怨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謂却投袵也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

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翰曰先武皇帝謂操也極盡

域關名玄塞謂黑山善曰七發曰凌赤岸簞扶桑山謙

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乘北激赤岸

尤更迅猛漢書燉煌郡龍勒縣有玉伏見所以行師善本

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伏見所以行師作軍

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善本作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

制變者也銚曰言已見先帝用兵之要然兵事慎密不可

善曰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志欲自效於明

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

徇善本作國家之難向曰一朝不久也以身從國曰徇言

殉字善觀史書見古忠義之士皆持不久之



命以徇國家之急也善曰司馬遷書身雖屠裂而功銘著

於景鍾名績善本作垂於竹帛未嘗不撫善本作心而歎

息也言見古義士身雖為敵國刻斬而功勳銘於大鍾也

詎史典則推心歎息思與之同撫推也善曰國語晉悼

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攻魏顗以其身却退秦師

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臣聞明

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

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善

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

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殽虜秦三將以歸後還

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

殺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

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

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

沫執匕首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

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陞境君其圖之桓公

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絕纓盜馬之臣赦而善本無楚

趙以濟其難翰曰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王美人

何責人以禮乃命羣臣皆絕纓然後舉火楚與晉戰有人

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昔絕纓者穆公失馬野人取之

公自求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恐傷汝

徧飲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為晉環之野人率三百餘



歌曰身非金臣聞騏驎長鳴伯樂昭其能齊曰昔騏驎駕石名俱藏焉遇伯樂仰而鳴知伯樂識其能也善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驎駕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今僕屈危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也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良曰也謂黑狗也齊人韓國相狗於市遂有狗號鳴而國知其善善曰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太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犬古之名狗也然悲號之義是以效之齊秦善本作秦楚字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翰曰效致逞見也狡兔東郭疾盧狗能搏而咬之善曰齊楚言遠也孫卿子曰夫騏驎一日而千里也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

銑曰惟思也於邑猶歎息也言已有志欲立大馬之功自思無知已舉用是以歎息而自傷也善曰楚辭曰長呼吸以於悵悵王逸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日於悵啼貌夫而識道也向曰博棊也企竦驚立貌抃擊節者識棊之道知樂之音明已識立家之要行也善曰說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借待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讀於平原君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舉毛遂借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曰中不史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濟同善注

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雖之臣乎夫自



術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

良曰魏巍盛貌術路也媒達也士自露其能女自達其容

皆曰醜也善曰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買進曰術女不貞術士不信客歷諸侯度河

津無因自致于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

不可進而求進者必有恥辱故有道者所畏也善曰莊子曰功而臣敢陳

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

救憂思相感生則相離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與以塵霧

之微補益

善曰本作

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

善本作為朝

日月之明也

生之居也如

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嘿嘿也淮南子曰人

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良曰垂聽謂願聽自試之意

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

濟曰冒覆也醜謂自妙術也笑謂笑其所謂也言聖人不以人

輕西廢其言也

求通親親表一首

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也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

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

善曰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私載日月無私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

善曰管子曰此之謂三無私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不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



為大惟堯則之法也善曰大哉歎美之辭則夫天德善本有於

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

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銑曰聖人與天地合德故

曰天德克能俊深也九族謂玄孫之親也睦親也善曰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

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及周之字文王亦崇厥化其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向曰化謂和穆親族之化宴妻嫡妻

也御理也言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以為此政又能理於家邦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毛萇曰刑法

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邦也是以雍雍穆

穆風人誄之濟曰雍和穆美也風人詩人也謂歌其和美也善曰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

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良曰管叔蔡叔周公

之弟咸和也言周公以二弟不和故廣封懿親戚以為王室之藩屏善曰左氏傳舊辰曰周公用二叔之不咸故

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翰曰周

馬融曰二叔管蔡也會列其次位皆以同姓居先異姓為後言此以勸親善

曰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

周之宗盟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銑曰骨肉謂兄弟也爽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銑曰骨肉謂兄弟也爽

難隔也善曰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絜而不殊如淳曰絜或為散爾雅曰爽差也親

親之義寔在敦固向曰親親骨肉之義寔在厚固未

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仁者不棄親戚末有遺此道而行仁義者也善曰孟子曰未有伏惟陛下咨帝

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善本

字良曰帝唐堯也欽敬也謂聰明之德翼翼恭敬兒惠恩也皇后稱椒房者美其繁興也善曰尚書曰放勳欽明



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實蔓延盈外美其繁興九親猶九族群臣百

寮番休遞上翰曰寮官遞迭也言衆臣百官宿衛當番以次休息遞爲上下善曰列子曰巨鼈迭爲

三番江偉上便宜曰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和

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怒已治人推惠施恩

者矣銑曰言我願迭居宿衛則所持政事亦不廢於公朝亦不廢也展舒也私室謂賀喜曰慶問哀曰弔怒已

謂以已身度人言如此可謂推恩惠於親也善曰論語

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

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恕已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土力日新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

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向曰言兄弟所親人之常道而今絕其端緒禁固謂不許朝拜也善曰

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蔡固勿仕也錮與固通不敢乃望交氣類

脩人事叙人倫向曰氣類僚友也倫道也善近且婚媾不

通兄弟求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

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濟曰婚媾婚姻也不通謂不得相見也恩紀謂應有恩情相紀錄處

皆如路人也閼亦隔也胡在北越在南言親戚乖隔亦猶

是也善曰蘇子卿詩曰誰爲行路人淮南子曰自其異

者視之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今臣以一切之制求無朝觀之望

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良曰一切猶一槩也春見曰朝秋見

曰觀皇極紫闥天子所居也言我一槩被制長無朝觀之望注結心情於天子之居神明知我心也善曰漢書音

義曰一切權時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然天

建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闕紫闥也然天

實爲之謂之何哉濟曰言比實天子爲之退惟善本作諸

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

節得展銑曰惟思也戚戚憂思貌具爾謂具憂思於身也沛然喻恩澤也四節謂四時之節得展禮於君也



善曰毛詩曰威威兄弟莫遠具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爾孟子曰油然而作雲沛然下雨

之篤義善曰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濟曰膏脂也沐其漿之屬貴宗謂外

戚及諸公也惠恩也恩同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誅復存於聖世矣良曰古人歎謂大哉堯之為君以親九族風雅謂鹿鳴常棣之詩也

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善曰錐刀之及觀陛下之所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翰曰按謂簡賢授事也料

度商量也言已之材若得辭遠游戴武弁銑曰辭辭國遠游謂出征也武弁武士之冠善曰蔡邕獨斷曰遠遊解朱組佩青紱組紱皆紱也言解諸侯朱紱佩將軍青紱也善曰駙馬

朱組紱已見上注漢書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濟曰駙馬謂都尉也奉車掌御之官趣疾也言將立功績疾取一勲號也善曰漢

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附近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良曰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附近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珥插也插筆謂侍中職善曰論語子曰當而可求雖執鞭之

士吾亦為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敢往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印曰張安世出從華蓋入侍輦良曰華蓋輦天子車飾也侍謂侍從善曰劉歆遂

輦輦之下承荅聖問拾遺左右良曰荅謂應答君命拾遺京兆之中善曰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

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誅棠棣匪他之誠翰曰鹿鳴詩篇名美君臣喜宴也棠棣詩篇名刺兄弟不睦也

善曰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又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詩曰豈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伊異人兄弟匪他



哀統曰伐木詩篇名宴朋友故舊也詩曰蓼蓼者莪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善曰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推心臨觴而歎息也翰曰僕隸對非賢難可與陳說申展故拊心歎息也善曰漢書曰中山靖王勝未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樂累歎者不可為歡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切妙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爾濟曰犬馬植自喻也言人之誠不能動天若天若應知我也杞梁妻其夫戰死於莒城妻哭之城為之崩鄒衍盡忠於君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止夏而天降霜今我懇誠過於前人不見報應故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善曰徒虛語爾善同濟注

有之迴光然善本作向之者誠也良曰葵藿草也傾葉於日然日雖不為迴九終

是向日之誠心也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終始哉其卿之者誠也臣竊自比

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

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翰曰三光日月星葵藿但向日此言三光文家連言以屬於君也福

始禍先謂諸王皆不上表植獨先表故云然善曰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范子曰文子

者姓辛葵丘濮上也補曰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

唱言者善本有何也二字鏡曰否隔不通也獨唱謂先陳

竊不願於聖世善本作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

善本無有不蒙施之物六字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

有弃予之歎向曰慘毒猶憂怨也施惠言物不蒙恩惠則憂怨也濟曰詩栢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諒信也只辭也又谷風詩曰將安將樂汝轉奔予毛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又谷風曰將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良曰伊尹殷安將樂汝轉奔予我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善曰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善本有也翰曰言舜有聖德能盡忠必事君者字也於堯豈事君得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宜緝熙章明之德者銑曰蔽闇也言我固不如虞舜伊尹然欲其光大被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章已見上文尚書曰百姓昭明也是臣懷懷婁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向曰懷懷敬也鶴立不轉申也企舉踵也佇久也敢冒昧辭也言獨守本國鶴立舉踵以望恩澤也善曰尚

書曰懷懷謹慎也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燕潛行十日而薄秦鶴立不轉與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濟曰自上下聽曰垂聽善曰尚書曰天聰明神聽已見上文

讓開府表一首

羊叔子

良曰臧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山人能屬文為中書郎及晉受魏禪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以此表讓不受讓推也善同良注

臣祜言臣昨

善本作出字

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

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

翰曰台司儀同三司儀式與三公同也重謂爵尊祿厚也

也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為善曰昨出為沐浴而出在外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

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銑曰言智少力弱雖被榮寵

從事中郎遷領軍事兼內外早夜戰懼者自量不堪故以



榮為憂善曰中謝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臣聞古人之

言德未為眾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

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向

祐同產姊配景帝為弘訓太后言因外戚運會而蒙尊寵

非有才德也善曰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

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善

臣不勸王隱晉書曰祐同產姊配景帝為弘訓太后誠本

作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

榮濟曰猥頓也越然越過之良中詔謂授儀同三司詔也

非次謂不依班次善曰猥猶曲也孔融荅曹公書曰

來書懇切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陞

訓誨發中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之善本作

廬豈可得哉良曰誤謂誤累所授之職傾覆言敗禍也復

反也先人敝廬謂祖父舊居善曰國語單

襄公曰高位寔疾顛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社稷莊子曰

顛闔守陋間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用之辭曰

有先人之弊廬在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逆也曲

從謂受開府也即復若此言禍敗也善曰蓋聞古人申於

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善曰晏子春秋

見知鏡曰古人申於知已屈於不知已善曰晏子春秋

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向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上

就列不臣雖輕小善本作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

能者止臣雖輕小小人字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濟曰緣因也

職斯義謂不可則止之義服化謂服晉化側席謂虛其正

位以待賢也善曰列子曰子產相鄭三年善者服其化

也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韋昭然臣等不能推有德

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也

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



善本有於字版築之下有隱才善本有屠釣之間良曰板築傳

公也言或有如此之人遺才德於卑賤之役善曰尚書

序曰高宗夢得說說築傳嚴之野孟子曰傳說舉於板築

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杵也尉繚

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

伯善本有而善本有朝善本有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

所失豈不大哉翰曰雖朝議用我以為得人而我處之不

不大哉善曰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殃抑爲朝

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爲非已累朝矣處之又不足以爲愧

已殃身矣此失豈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

不大哉言甚大也寵等宰輔之高位也銑曰兼文武謂爲將軍兼儀同也儀

善曰文武謂車騎及開臣所見雖狹據光祿大夫李喜秉

府等宰輔謂儀同三司節高亮正身在朝向曰秉執亮明也善曰晉諸公讚曰

節高亮正身在朝喜字季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爲僕射年

老遜位拜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齊曰言戈

光祿大夫貞節不同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

耽思墳籍爲鎮東將軍徵先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潔身

脩德老子曰少私寡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

欲論語曰和而不同良曰正色不阿諂也善曰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宜伯遠

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孔安國尚書傳曰

簡大也尚書皆伏善本事華髮以禮始終翰曰服事謂衣

曰正色率下髮白髮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服事鄭司農曰服

謂公家之事也新序間立印曰土之華髮墮領而後用耳

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翰曰內謂相外謂將而猶

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

心守節無苟進之志銑曰此選謂儀同三司也越過三人

下望也日月喻天子也所以退讓者望益天子之明是以

守節不爲進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厚望日月



俞君已見上文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今道路未清善本作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向曰盜賊通行邊隅未靜留速止前恩謂止儀同也勒兵而聚曰屯善曰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出為都督荆列諸軍事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關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濟曰留連謂令作儀同則於外恐冠至虞度之事有關也良曰觸聖情冒上之顏也匹夫獨夫也言獨夫執志亦不可奪善曰論謂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 陳情表一首

李令伯

翰曰蜀志云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疏武帝覽其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服遷漢中太守也善同翰注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

鏡曰險釁艱難禍罪也閔憂也憂謂父憂也善曰賈逵

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傳楚少宰曰寡君少遭閔凶

生孩六月慈父見背

鏡曰背死也善曰

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笑可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愛子非求報善曰莊子田開之曰

鏡曰奪志謂舅嫁其母不得守節善曰莊子田開之曰

單豹行年七十毛詩序曰衛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

奪而嫁之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善本作撫養善曰愍痛也撫矜

嫁之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善本作撫養善曰愍痛也撫矜

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毛萇曰鞠養也臣少無多疾病九歲

不行零丁孤若至于成立鏡曰零丁危弱兒成立謂二十

韓獻子戒之曰此之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既無叔伯

終鮮兄弟善曰毛詩曰終鮮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向曰衰

也善曰字書外無暮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向

曰祚福也



善功謂大功小功之親彊盛也僮僕也善善瑯瑯子立善  
日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善言五伯瑯瑯子立善  
作瑯瑯齊曰瑯瑯也瑯瑯善曰曹植而鑒  
獨立字形影相弔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被

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  
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以臣  
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  
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良曰聖朝  
逵榮並刺史字也無主謂無人主奉供養之事猥頓也微  
賤自謙也隕落也言自斷落其首不能報此恩善曰朱  
淳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  
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先或作洗  
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  
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  
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孟  
嘗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

身盟遂自刻宮門以明孟嘗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

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

馳則以善本無劉病日薦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

進退實為狼狽音貝翰曰前除洗馬時以有表辭逋緩慢

去退謂欲住也狼狽猶悽惶也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吾

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苟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

也因執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善曰爾

也憐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

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銑曰偽朝謂蜀朝

言我本謀為官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軍所虜獲曰俘  
蜀為晉滅故云此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  
賈逵國語注曰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  
伐國取人曰俘



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向曰拔擢謂郎上洗馬也優

希望言但為侍養非敢望高官也

善曰毛詩曰既優既渥周易曰初九盤

何利居貞楊雄反騷曰臨洊羅而自隕

人命危淺朝不慮

夕濟曰危易落淺易拔慮謀也言朝不謀至夕之臣無祖

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

良曰餘年殘年也

餘年之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

良曰區

勤也廢遠謂廢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

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字

劉之日短也烏鳥

私情願乞終養

翰曰烏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烏鳥之私

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傷痛

臣之辛苦非徒

善本作

蜀

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

銑曰

謂梁州益州也牧伯謂榮達也言非但人知我辛苦天地

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

向曰庶

卒終也與祖母蒙僥倖之恩安終殘年也

善曰臣生當

隕首死當結草

濟曰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顯

言嫁之後與秦將杜回戰顯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躡

為顯所獲中夜夢結草老人曰子妾父也報君不殺之心

善曰隕首已見上文

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謝平原內史表一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

上表

謝恩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

銑曰諸侯之臣於天子朝稱陪臣此及姓也

斷曰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

令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

張含賈拔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

善曰凡王封拜謂之板詔

政故稱

拜受祗竦不知所裁

翰曰含太守下丞賈持也板詔文假言假借不久也祗竦

敬懼見吳人出自敵國

銑曰敵國謂仇敵之國也善曰漢書蒯伯說韓信曰敵國破謀臣

亡世無先臣宜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

銑曰先臣謂父祖也宜用

效勳也言非有有功於國耿介獨也言負才德清絜獨居丘園不仕之人也善曰尚書舜曰予欲宜力四方汝為

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皇澤廣被

惠濟無遠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沛尚書曰無遠弗届

擢自群萃累蒙榮進

向曰萃聚也言技於羣聚之中

善曰

入朝九載歷官有

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

向曰入朝謂入晉朝也歷官六為楊駿祭酒太子洗馬吳王郎中尚

書郎中殿中郎又為者作郎三閣謂秘書郎外三閣經書也兩宮東宮及上臺也

善同向注服冕乘

軒仰齒貴游

濟曰冕冠也軒車也齒列也貴游謂與公子同游也善曰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

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振景技迹

顧邀同列

濟曰言振其光景技迹越眾迴顧自遠施重

山岳義足灰沒

濟曰蒙恩施之重我於事義足為灰沒以報恩德善曰葛龔讓州辟文曰恩重山

岳言君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

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湯臣獨

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

良曰遭國顛沛謂趙王倫篡位遷帝金墉無節謂不能見危授

命曠湯謂蒙寬宥何顏謂自慙也頓膝謂拜跪也厲危也善曰中訓周易曰夕惕若厲

而黃為故齊



王固

九

所見枉陷誣臣與眾人共作禪文

翰曰枉曲誣加也禪文謂禪位

之文

善曰王隱晉書曰齊王固字景洽趙王倫篡位固舉兵討倫臨陳斬之禪文倫受禪之文

幽執固

固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

銑曰

幽隱執繫也固固獄名誅始謂先合誅也言我幽微之信不欺大地但恐急暴之間不得申說

善曰司馬遷書曰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表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

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

向曰

六人初皆同坐共思所以獲免之計也善曰王隱晉書

曰爰瑜字世都馮熊字文熙顧榮字彥先晉百官名曰曹

武字陰蒙避迴崎善本作嶇自列濟曰陰蒙避迴詠發妹

也自列謂自分雪也善曰言密自蒙蔽避迴迴片言隻字

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濟曰片言隻字皆不關趙

王倫事也善曰王隱晉

書曰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而一

迹自可分別蔡邕書曰惟是筆迹可以當面也

朝翻然更以為罪最爾之生尚不足去良曰翻反最爾小

產曰諺云最爾之國杜預曰最小貌也說區區本懷實有

可悲良曰區區勤勤也可悲謂遭枉橫實可悲痛畏逼天

威即罪惟謹善曰天威已見上文公羊傳曰不即罪爾何

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卜御史徵鉗口結

舌不敢上訴所天翰曰鉗以鐵為劫束也結繫也東口繫

口慎子曰臣下閉口左右結舌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

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

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銑曰釁罪也人之罪莫大不忠不

也善曰孝經曰五刑之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



忼善本作慄字慨而不能不恨恨善本作恨二字者唯此而已銑曰肝血

謂赤心誠實也忼慨失志也恨恨悲也志無所申但悲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

收電使不隕越向曰宥寬也雷電喻威貶越死也蒙天子

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威如霜

已見西征賦荀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傳齊侯

對宰孔曰小白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尸懷金抱徒紫退

就散輩濟曰散輩謂不除名爵散官之輩善曰戰國策

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善曰戰國策感恩惟咎五情震悼善曰文子曰

量也解嘲曰紆青拖紫善曰黃子曰色有五情踣局良曰震悼驚也踣曲

人有五情踣局善曰黃子曰天躋亦地若無所容善曰中

得罪五情震驚善曰中心自愧責於天地若無所容也善曰中

謝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躋史

記曰魏公子自責善曰中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

及朽瘁翰曰日月喻君也播布朽腐瘁病也善曰尚書

雨上疏曰被雲善曰尚書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

荀削丹書得夷平民翰曰削除也丹書定罪之書夷亦平

罪書為凡民也善曰左傳曰斐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

臣之始望尚未至是銑曰塵喻罪也天波喻天子恩澤

辱大命顯授符虎向曰猥類也大命天子命也符虎謂金

銅虎符竹使符善曰漢書文紀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

與翔鴻撫翼向曰陸沉謂無水而沉喻已也翔鴻喻朝士

日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妻登極者仲尼曰雖

是陸沈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逐秦撫翼俱起雖

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濟曰韓安國事



夫有罪在徒中漢使張羽拜安國為內史張敞為京兆尹  
殺人被罪遂逃走後冀州有賊人子思敞使治之敞隨詣  
拜為冀州刺史刺史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節善曰  
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  
避之謂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客所宜忝竊良  
之亡命垢濁也客恨惜也忝辱言我含此汚濁豈能辱竊此位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于心方言曰貪  
而不施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  
謂之忝謂之忝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  
守常憲當便道之官良曰喜謂喜得內史懼不勝任也參  
者便之任也善曰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不得束身  
以上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  
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  
拜表以聞韓曰稽顙拜也言為奉法赴任不得奔走謝城  
轂屏營迴惶也善曰天衢輦轂已見  
上文國語申肯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 勸進表一首

劉越石

銑曰閔帝為劉曜所殺琅邪王睿在江

勸睿為天子是為元帝琨作此表無所

建興五年

善曰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

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

善本有

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

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

匹磾頓首死罪上尚

善本無

書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

善本作

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

司牧黎元

向曰蒸衆樹立對越揚揚天地以主養之善曰左傳邾



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鉤命決曰天有聖帝明王鑒其若此善曰易緯曰顧盼之義授圖子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善曰易緯曰以致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濟曰饗獻也太平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善曰東觀漢記馮下無主莊子曰君子不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濟曰難屯難也替廢也言社稷屯難郊廟禮廢當取親戚蕃王之英哲以繼祀宗廟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代善本作世字良曰弘大式繼者將以大振遠風堅固萬代善曰牽秀衛公誄曰仰瞻遐風重輝冠世毛詩曰式固爾猶二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

皇帝肇基景命

良曰三五謂三皇王帝也自此以下無不從其繼絕之道也肇始景大也善曰史

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隱晉書曰宜皇帝河內溫人今上受禪追上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跡詩曰景命有僕毛萇世祖武皇曰僕附也鄭玄曰天之大命又附著於汝也

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

翰曰三葉謂宜景文帝也各有文明之德故重

光四聖謂武帝惠敏懷也軌迹也善曰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丕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三世謂宜景文四聖

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王武王重宣光業廣雅曰軌跡也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

氏銑曰侔齊也周公卜年七百言晉過之善曰左傳自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元康已

善本來禍難善本作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向

元康惠帝年號末嘉懷帝年號禍謂趙王倫作亂氛惡氣厲危也謂劉聰石勒等皆亂王室也善曰晉書曰惠帝

即位改元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濟曰宸極



喻君也失御入之道天子崩曰登遐醜惡裔遠也謂懷帝死賊廷也旒冕旒上綴珠下垂而危言國家似之善曰

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望帝崩於平陽宸極崩帝位蒼賓戲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玉登遐

公羊傳曰君若贅旒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以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爾賴先后之德宗

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良曰賴蒙也先右謂上四帝也皇帝謂秦王也洛陽破後

秦王即位長安以嗣懷帝使舊禮物能明也善曰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為

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任負曰少康誕授欽明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

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之德而又聰智幼少夙早也詩云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善曰欽明已見上文

禮曰服膺拳拳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豕宰攝其綱百

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豕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蕪之望銑曰豕宰

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蕪之望銑曰豕宰官位掌邦

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百官也輔佐也言四海衆人皆思想中興懷其蕪息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

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倬我后右來

其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也言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善曰左傳鄭伯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

日天其誨禍于許也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齊曰肆縱也犬羊喻劉曜虐害也天邑長安也善曰左傳富辰

日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載使劉曜寇長安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

隔在漠北犬羊為華尚書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日肆子敢求爾天邑商

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良曰仍因也言琨等因知閔帝沒也不守不能守備幽囚劬脅也虜廷謂蒙塵

平陽也善曰千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寇于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傳暢諸公讚曰葛神器流離再辱荒

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上於是見害

神器流離再辱荒

神器流離再辱荒

神器流離再辱荒



逆翰曰神器天子位也流離崩喪也再辱謂懷帝先沒閔帝又沒也荒逆謂劉曜也善曰再謂懷愍二帝也老

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臣每覽史籍觀之前

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銑曰困厄之運甚於古苟在食土

之毛含血善本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向曰毛草

蒙塵食土草及有生之類無不推心氣絕而已善曰左傳

羊尹無宇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畧曰含氣之

類咸願得志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況臣等荷寵

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三世位厠鼎司

濟曰琨家三代俱事晉為著職鼎司三公

王隱晉書曰琨祖邁相國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承

鼎司謂司空也謝承後漢書序曰王龔幹事遂陟鼎司承

門震遑善本精爽飛越良曰遑恐爽亡也承問謂聞破亡

之事也飛越猶飛揚也善曰謝

承後漢書曰寶武上疏旦悲且惋五情無主翰曰悲謂主

日奉承詔命精爽隕越

泣血銑曰朔垂謂并州善曰謝承後漢書胡

母班書曰董卓起朔垂毛詩曰鼠思泣血臣琨臣匹

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向曰否

言物不可久昏塞當還明通謂國雖亡亦當通濟也善

曰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孫卿

子云日月遯照周易曰泰者通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濟曰

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濟曰

數未改晉當復歸善曰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或多難

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善曰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

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

土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

獲文公是以為盟主也韓詩曰耿是以善本無齊有無知

耿不寐如有殷憂聖見下注

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良曰初齊公子無知作亂殺襄

公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後雍廩殺無知莒人奉小白歸國是為桓公疆盛居五伯之先也五伯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公也善同良注

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善本有以字主諸侯之盟善本無之盟二字良曰晉

獻公以驪姬為夫人乃諸公子重耳出奔後獻公薨重耳還國是為文公以主諸侯之盟多難謂遭無知之難殷憂

謂被驪姬之譖也固邦國謂桓公也啓聖明謂文公也言此以喻君也善曰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之禍而桓

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社稷靡安必將有以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

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

神明聖姿合於兩儀翰曰陛下謂元帝也玄德謂潛行道德也兩儀天地也言道德通神明舉

動合天地能扶持社稷之危繼續黔首之命黔首百姓也善曰鹽鐵論曰定傾扶危史記曰秦更民名曰黔首陛下

謂元帝也書曰玄德外聞乃命以位孝經授神契曰十世外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應命世善本作代字之期紹千載之運銑曰紹繼也聖人千載一出言元帝繼此千載

之數也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也廣雅曰命名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

賢人君子所想思夫五臣無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

兆圖讖垂典自京畿殞善本作喪九服崩離向曰謂江左有符瑞而與

讖文應之預喪墜失也崩離壞散也善曰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曹子建責躬詩曰

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論言子曰

邦分崩天下踴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

犬戎蔑以過之濟曰豈然憂傷兒夏太康出畋為羿所逐夷羿氏也姬周姓幽王為犬戎所滅遘遇

離羅也言此二主遇難無能遇於晉也蔑無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左氏傳曰魏絳對

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

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申侯乃與善本有以字陛下撫寧江

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下



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良曰元帝本恭王長子

軍事故云撫寧江左今復歸江南故云奄有舊吳奄布也

柔安言服用刑德以安蕃服叛亂也善曰韋孟諷諫詩

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秋歷序曰東方為左毛詩

曰奄有龜蒙左氏傳晉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

**明威以懾**善本作**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翰曰抗舉懾服

也大順天人也善曰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漢

書音義曰攝安也禮曰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

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

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則遐方企踵**翰曰純厚敷布宅居暢通也言純厚之化通

尚書曰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百揆時序於上四門**

**穆穆於下**銑曰揆度也四門四方之門穆穆和悅見言度

日納于百揆百揆有叙**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向曰

四門穆穆已見上文

夏書也美談美其成功談說也善曰左氏傳伍員謂吳

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繚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

生少康焉為仍牧正以牧夏衆使女艾諒澆遂滅過戈**宣**

復禹之績澆五叫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濟曰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

同濟**況茂勲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良曰勲功格至也

注**莫不欣戴**濟曰顯然仰德見戴何戴也善曰尹文子曰

和順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武王**聲**

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銑曰聲譽教化所加被者皆願臣

敬史記張良曰百姓**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向曰元帝宣

莫不願為臣妾乎**億兆攸歸曾無與**

善曰王隱晉書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

傳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

三十五



二謂曰攸所也言萬姓歸附無二心也善曰尚書曰受  
而為一心君曾無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  
與二何暇有三乎良曰祚福也祀祭祀善曰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  
而誰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祈之左傳介之推曰  
天未絕晉必將有主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  
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善曰漢書曰霍光以外異言左傳叔向  
皆望於帝善曰漢書曰霍光以外異言左傳叔向  
曰我先君文公人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矣謳  
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銑曰徽美猷  
吟詠其美道聖德善曰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  
避州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  
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  
中國踐天子之位焉詩曰君子有徽猷喜賓戲日用納乎  
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  
皆與天地信合善曰封禪書曰天人之祭已交一角之  
上下之情允治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濟曰一角獸謂麒麟  
皆王者之美瑞百數言多善曰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  
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援  
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冠帶之倫要荒之  
徵西都賓曰處乎同列者蓋以百數  
眾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良曰冠帶謂四方士人要服  
為勸進之辭者萬計也善曰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  
曰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也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下是以臣等  
羽獵賦曰杖莫邪而羅者萬計矣善本有  
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翰曰考度也函夏  
天子號也善曰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函夏  
之大漢書又曰諸侯昧死再拜言尊號  
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  
先銑曰舜禹皆受禪以濟時故願存之巢父許由皆舉高  
節不仕顧狹小之行推讓也言勸為至公無為推讓



善曰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萬姓為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土之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良曰黔首百姓克讓也  
善曰書曰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善本作溥字天傾允恭克讓  
首之望向曰慰安也謂宗廟神祇乃顧於君言立君當上安神祇之顧下赴天下傾首之望善曰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翟義曰則所謂生繁華於枯天下傾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也  
美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向曰美者揚之秀萬人得君猶枯木枯楊生梯王弼曰梯者揚之秀梯與美通左傳遠子焉曰所謂生死而肉骨尚書曰帝曰夔命汝典樂神人臣琨臣以和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為大將軍肅何曰幸甚臣琨臣匹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濟曰曠空

殆危也浹及辰時也自甲及癸為一時善曰日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左氏傳君子曰昔恃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尅其二都杜預曰浹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濟曰鍾當辰十二日也九者陽數之極則有災會謂與厄相會也善曰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善本作人字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良曰狡寇謂劉聰劉曜也窺窬欲伺候齊平也波蕩動散也言聰曜欲候我國家瑕隙而平人動散無所託伺可闕而不矜恤善曰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觀覲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窺與覲同杜預左傳注曰狡猾也說文曰窺小視也又曰覲欲也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隙謂間隙也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民也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



谷求集曰國家久無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  
繫嗣天下無所繫心善曰公羊傳曰齊侯逡巡而  
姓何謝翰曰逡巡猶退讓也  
廟社善曰公羊傳曰齊侯逡巡而  
搜何謝翰曰逡巡猶退讓也  
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  
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  
我者勸惡我者懼銑曰晉與秦戰秦獲晉侯以歸卻乞呂  
臣輯和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駭驚也圍孺子名  
闔合輯和也善曰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  
前事之不忘後世善曰本之元龜也向曰元大也木龜可卜  
侯之事亦可為今之大龜善曰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  
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策命孫權曰  
前代之懿事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曾  
懷濟曰幽暗燭照言謀慮深遠皆在陛下曾臆不假臣等  
懷善曰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賦曰散皇

明以燭幽過秦論曰深謀遠慮行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

軍用人神開泰之路良曰遲久也開泰為泰平善曰是以

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善曰乃誠勸進之誠執事君之左右

布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

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銑曰盛禮冊尊號之禮謹上臣琨

謹遣善本有左長史右司馬善本有溫嶠善曰王隱晉書

太原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主簿臣薛善本作閭

訓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辟閭訓字祖臣碑遣散騎常侍征

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善曰晉百

劭字茂世北平輕車將軍事善本無關內侯臣郭穆善曰

人為清河太守



名曰郭穆字景通沒胡中奉表臣琨臣匹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文選卷三十七 終

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表下

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塚人表一首

庾亮善本有元規字讓中書令表一首

桓元子薦譙元彥表一首

殷仲文自解表一首

傅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一首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



任彥昇齊明帝讓宣城郡公善本有表一首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善本無表一首

為蕭揚州薦士表一首

為褚諮議善本無纂讓代兄襲封表一首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一首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家人表一首善曰孫盛

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翰曰孫盛晉陽春秋云張俊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家

人俊為文詔從之善同翰注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八殷而建宋銑曰革改也湯伐桀改封夏之

後於杞杞國名周滅紂封微子於宋宋國名春秋征伐則善曰尚書王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駿命

晉脩虞祀燕祭齊廟善曰左氏傳曰晉滅欒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職貢於王傳子曰樂

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為郡而脩齊之宗廟也向同善注夫一國為一人興先

賢為後愚廢善曰成湯夏禹賢興國後桀紂無道而失國誠仁聖所哀悼而不

忍也故三代善本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齊曰三代

周敦厚也言湯武仁聖不忍絕國乃封杞宋是繼絕也傳云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善曰論語曰繼絕世柔服已見

劉琨勸進表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普善本作

祀善曰漢書曰高祖撥亂脩祀六國又詔曰秦皇帝楚

皇帝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也良同善注親與項羽對爭

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善曰漢書灌嬰斬羽東城漢王



為發喪哭將以位掌倖尊力掌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

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統曰倖齊也言項羽掌與高祖齊尊而勢力均平功奪其

成謂破之也恩與其敗謂哭也暴興疾顛謂羽卒起卒亡若舊謂禮與六國同善曰班固漢書項羽贊曰乘重瞳

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與殘戮之尸乃以公

之暴也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也葬向曰殘戮謂分斷其身也善曰漢書曰初懷王封羽為魯公乃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若使羽位

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誅規

本作有後可冀濟曰使項羽承諸侯之緒代有智王力屈墮字於漢全身歸命則必楚廟不廢可冀望也

伏惟大晉應天順人善本作武成止戈良曰言用文德不

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子謂潘黨曰夫文止戈為武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

蜀之館翰曰西戎遠國也序謂有朝聘之次序吳蜀歸序各築館京邑以館之善曰書曰織皮崑崙析支

集搜西戎即叙洛陽故官名曰馬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

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善本作未足以

喻統曰言國家興滅繼絕雖三皇五帝之行大道湯武之

絕世已見上文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戈比

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向曰孫氏謂皓子弟也祚福也金印也青綬也言孫氏子

弟比肩為諸侯佩晉印綬也千里謂諸侯封疆善曰懷金佩青已見上文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東觀漢記

楊喬曰臣伏念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濟曰過望謂恩澤也臣聞春

雨潤木自葉流根鵠鵠恤功愛子及室良曰自葉流根謂吳子孫蒙晉官爵

榮先祖也鵠鵠鳥也言此鳥憂毀其室故詩云寧取我子無毀我室子喻皓也室喻吳國善曰毛詩曰鵠鵠鵠鵠

既取我子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翰曰詩云吳天罔極又云

無毀我室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言此恩惠深也善曰追惟吳為武

烈皇帝銑曰孫堅追謚武烈皇名也善曰吳志孫堅字

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光衆犯難破董

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善曰吳志曰堅屯梁東為卓軍

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也吳書曰

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海且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

敢汲堅命入浚瑯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求昌

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上一角鉞甄音真銑同善注

威震群狡名顯往朝相王才武弱冠承業向曰羣狡謂董

謂漢朝也堅子策以才武定亂謚曰長沙相王也承業謂

承父堅業善曰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號

追謚策曰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濟曰招集也百越南

長沙相王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越之號也言集彼武

士奮舉之勢如鷹鳥飛揚之兒善曰漢書故衡山王芮

從百越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良曰時漢

陰謀欲襲許以迎漢帝未發為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帝都許策

也大功雖則不終至極之忠亦為著明矣善同良注夫

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

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困陵殘於薪采翰曰義勇謂起義

社稷也徇營也開吳謂為吳主也三葉謂堅策權兵也扶危謂扶漢

也言陵墓園邑為采薪者殘毀也善同翰注臣竊悼

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

宜應書銑曰破吳之時武帝有詔追錄先賢也愚謝故舉

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

則異代善本已輕經存養江南百姓言正刑則漢魏之時

征伐不為晉寇也若緣孫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

皓之坐則是遠祖應輕也



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濟曰裁淺表明

淺加明異於常人寵貴亡者則百姓意望足皆云合宜也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

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積毀掃除塋壟永以

為常良曰平民百姓也蠲免也

讓中書令表一首善曰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翰曰何法盛晉紀云庾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

祖納亮言封永昌公監令不同蓋相類也善同翰注

臣善本有亮言臣三字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

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銑曰固陋小也檢操猶節

操也中州洛陽舊邦潁川也庾氏所居喪亂謂遭劉聰劉曜破亡也先臣謂亮父瑒為會稽太守庇蔭也有道謂元

帝也爰於也言我客游逃難以求食而已善曰中州為洛陽庾氏潁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何法盛晉書曰

亮父瑒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鎮東將軍鎮建鄴論語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國尚書序曰逃難

解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向曰

謂蒙授爵祿也運會也龍興謂先帝中興異常謂眷殊於平人也善曰先帝謂中宗元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

既善本有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向曰國士謂分義之士

既字為太子妃善曰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

姻又曰中宗娉亮妹為皇太子妃國士婚姻已見懷舊賦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濟曰階因累重

教言遂因親寵重辱非常之任弱冠二十也濯纓入仕也

言少登仕宦沐浴天子道教善曰濯纓及沐浴已見上文頻繁省闈出惣六軍良曰頻數繁多也省闈謂黃門郎

為王敦中領軍也善曰何法盛晉書曰王敦表亮為中領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翰曰



祿越先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

分臣所宜守銑曰言無功而被顧遇無有與臣為比者然

守之善曰老子曰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

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向曰謗毀讟非也塵猶穢

胃榮祿日復一日毀誅既衆是穢明朝以此事聞區區

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惟新濟曰區區猶勤也竟

政教法令改舊自新也善曰藏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

字道幾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下能蒞祚周公作相踐

祚而治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義善本作

實存善本作至公良曰庶衆寮官咸皆允信也書曰庶事

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言曰人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

書善本又有臣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

也良曰如國恩於臣不已令臣領中書則非至公之理是

示天下私情也何者自發問之辭善曰王隱晉書曰

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第二女生成姻婭之嫌實與骨

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輪曰姻婭妻族之親

外姨舅兄弟也此意言母姨之親猶可而妻族最涉嫌礙

也故云不同太上謂天子德也言天子之德無私善曰老

子曰太上下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然世之喪道有自來

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

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

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

盡敗更由姻昵銑曰言大道既喪天下之人皆私厚妻族



之宗黨不令過龍也如此則宗黨安若后族進用者則宗族危亡七族謂前漢呂竇衛上官霍許王后也六姓謂後漢鄧馬竇閭梁何后也言此諸黨以才平進者則决少敗而今盡敗者則姻親所厚近謂惠懷等后家善同銑注臣歷觀庶姓在社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客向曰庶姓謂與國無親者朝無黨也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濟曰憑依也天地喻天子皇后也四時根援喻諸王也財淺也淺居權寵之地則四方側目而懼之善曰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邸都側目而視也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良曰允信也不容誅謂罪大死刑之中亦不足容受也弊頓仆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翰曰其故何耶自發問故如是言由婚姻涉衆情之嫌故致毀敗於國是以

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闥之內

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

善本作謂字

寒心者也

銑曰疏附謂異姓用賢也姻進

謂外戚用事也重闥宮門也言外戚用則賢臣不進而禍亂之成由於內矣征伐謂呂霍等也以此爲戒足爲寒心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

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

向曰言物有不通達者聖人因而任之陛下冒親戚嫌疑求一小才

之用不如防備疑慮以明公正之道善曰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也今以臣之才兼如

此之嫌而使內處

善本作劇字

心齊

旅

外惣兵權

濟曰以臣才言薄才也如

以嫌謂是后兄也齊齊也言中書令爲天子心齊惣兵謂爲王敦中領軍也善曰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

心齊賈逵國語注日齊齊也齊音呂

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

也良曰言用我以求理未聞其可致我以此拓禍敗佇立可待也善曰孫卿子曰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



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翰曰二相左右丞相款誠也善

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

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

丞相也使皆坦然耶銑曰察官也頗少也坦然明白兒衆不能明

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楚辭

日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尚書序曰坦然明白

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

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

耶向曰愈勝苦憂貽遺也言非惡榮寵甘貧賤知恭君命

受職則勝違君命則憂雖無知何事違君命自遺患責

實善本有仰覽殷鑒量已知敝善本作身不足惜為國

取悔濟曰殷厚悔禍也言厚觀前代之威度已必敬誠不

惜身恐為國禍書曰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是以慙慙貢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懼善

作惶屏營不知所厝翰曰慙慙誠也察諒見信也懼惶懼

家蟬賦曰復升歎之未足留滯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

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銑曰今

疑之地違命謂不受中書令積多也歸骸謂乞骸骨歸家

以待罪善曰漢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

見上文尚書曰哀願陛下垂天地之監察臣之愚誠善本

字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向曰天地監察日

薦譙元彥表一首善曰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

交於俗李雄盜蜀婁徵秀秀不應躬

耕山藪桓溫平蜀反役上表薦秀也

相元子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相溫字元子譙

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



蕤濟同  
善佐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

良曰大朴大道也高尚隱逸也標表也喪亡昏暗彰明也

言流薄之代則隱逸見昏亂之時則忠貞明 善曰易曰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道喪已見 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

之風 翰曰洗耳河上謂許由也湯也天下讓務光務光不

風也 善曰洗耳已見上文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

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其辱行慢我

吾羞見之因自 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 鏡曰秉執

投清冷之淵 也在三謂父生師教之君食之言士有執心擇迹辱君父

之節 善曰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樂子曰苟無

死矣吾今子為上卿辭曰或聞之人生於三事之是以本

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韋昭曰三君父師也是以本

作故 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

向曰謂堯讓許由禹禮伯成軌迹也皆崇重高尚之迹言

重此以厚人俗訓人不為奔競也善曰魏書文帝令曰樹

德垂聲崇 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

化篤俗 丘墟三方圯 平 裂 險 難 之 道 圯 毀 裂 分 也 神 州 洛 陽 也 丘

墟荒殘也諸處皆賊虜所據晉唯有江南之地故三方分

毀 善曰應符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識曰聖王御世河龍

負卷舒圖神 兔 且 絕 響 於 中 林 白 駒 無 聞 於 空 谷 且 網 也 良 曰 兔

州已見上文 詩云肅肅兔置喻殷紂之賢人退於山林網禽獸而食之

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此刺宜王不能留賢也絕響無

聞謂宰任之無遺 斯 五 臣 本 有 識 之 所 悼 心 大 雅 之 所 歎

也 善同良注 息者也 良曰悼傷雅正也言古之棄賢謂大雅君子所傷

公與孫權書曰大雅 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 善曰何法盛

之人不肯為此也 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

穆帝諱聃字彭子 康帝崩乃即位



化 銑曰奉役謂將軍征蜀也鯨鯢大魚能吞食小魚喻李  
勢也既懸謂梟首而平蜀也言思布大化 善曰何法

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溫伐勢勢出軍戰于柞橋軍敗面訪  
縛請命鯨鯢喻李勢也鯨鯢已見上謝朓八公山詩

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泥之墟想王墟蜀於亡齊

之境 銑曰平蜀之後搜舉逸人言庶幾思想此人於亡國  
之墟 善曰左氏傳魏絳曰昔戶羿因夏人以代夏

政弃武羅伯因熊羆有國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讎子  
弟也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其預曰四子皆羿之良臣也

史記曰燕之初人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  
三十里毋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

之義吾以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  
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

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令又劫之  
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無義固不若烹遂經

其頸於樹枝自奮 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  
絕服而死蠋音蜀

清渭波 濟曰植立操志也肥遯隱逸也揚舉也渭水濁波  
喻李勢也言立貞固抱德隱逸之德在李勢之朝能

舉清操之行 善曰易曰貞固足以幹事文子曰養生以  
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楚辭曰滯其泥而揚其波

渭水已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君也皇  
見上文

宸極也邁遇也道消謂君子道喪也黎衆顛沛之艱  
沛偃仆艱難也 善曰道消顛沛已見上文 中華有顧瞻

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 銑曰中華中國也謂賊所破賢者  
顧瞻而哀也詩云出自幽谷遷於

喬不幽谷深谷喬高也此謂賢者相呼召登仕之意望謂  
無此望也 善曰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遷喬已見

劉琨詩 凶命屢招新威仍逼 銑曰凶命李雄李壽也言此  
盧諶詩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李雄安身寄虎吻亡危

秀終不應命善曰孫盛晉陽秋曰李雄安身寄虎吻亡危  
車微秀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也

同朝露 向曰吻口也虎口朝露喻危 善曰莊子而能抗  
孔子曰立幾不免虎口哉朝露已見上文

節玉立誓不降辱 濟曰抗舉也玉立言貞也擔不降辱謂  
不任亂朝 善曰琴操莊周歌曰避世

俟道志潔如玉論語子曰不降 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  
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



龔勝亡身之禍退撫薛方詭對之譏良曰偽庭李雄朝也

矯辭善曰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

暉曰吾受漢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凡暮大地豈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詔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

死時年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

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雖袁園字綺之棲商洛使以聞莽詭其言不強致之也

管寧之默遼海翰曰袁公綺里李避秦之亂隱於商洛山

也善曰園綺已見上文管寧遼東已見謝朓郡內登望詩博物志廉翻夢人謂已曰余孤竹君之子遼海漂吾棺

也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近也西土獨

也言皆義夫旌德禮賢化導善本作之所先崇表殊節聖

哲善本作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戮豕當路遺黎偷薄義

聲不聞

諭亂賊也偷薄流競也言今賊盜流競道義之聲

無間善曰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崔琰書諫文帝曰勸遊茲修義聲不聞

義之徒以敦流遜之敝良曰言時流薄流遜不返尚須

秀蒙蒲帛之徵濟曰古之徵賢者皆以束帛之禮蒲裏車

使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足鎮靜頽風軌訓囂俗壞軌法

囂薄也言以禮徵秀必能鎮其壞風法教薄俗幽遐仰流

九服知化也善本作矣字良曰幽遐遠夷也九服謂九

書曰乃辨九服之國

### 解尚書表一首

殷仲文翰曰檀道鸞晉陽春秋云桓玄僭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



正抗表自  
解善注同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說曰振動也言大波動於壑驚飈擊於林則魚無安而條無靜也

善曰魏略王脩奏記曰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七發曰橫暴之極魚驚失勢顛倒偃側也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

家語吾立曰樹欲靜而風播之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敢喻向曰

謂林魚也巨力謂風波也言已微弱受制於桓玄不能自保也於理則然於臣是不敢以此喻以與玄親也昔

桓玄之代善本作世誠復驅逼善本作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

進不能見危授命以善本作忘字身徇善本作殉字國濟曰逼迫也徇營也言桓

玄之時衆人皆被驅迫於已有親罪則實深在進不能見君之危以死命而營國也善曰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

危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答任少卿書退不能辭粟首陽

日李陵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

拂衣高謝良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死於首陽山言遂乃

晏安昏寵叨昧偽封翰曰晏安謂晏然自安昏亂之朝寵

善曰晏安錫文篡事曾無獨固銑曰桓玄進到姑孰羣臣已見上文

文作言曾無獨固者謂拒之也善曰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衆也晉中興書曰詔加桓玄為楚王備九錫之禮玄

到姑孰朝臣勸進玄遂篡位也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教女宜其極

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翰曰淪沒撓屈判分也言宜加重

善曰鎮軍匡復社稷大弘善貸濟曰匡正也貸謂假借人

宋高祖也之社稷廣為善以假借人命善曰馮衍與掎善本作一

田邑晝日左平山右匡社稷善貸已見上文掎善本作一

戮微命申三驅於大信良曰折洩也三驅之禮去三面網

之人洩漏我微命寬縱令人大信順之善既惠之以首



領復引之以繫知維翰曰惠首領謂不殺也詩云維之繫

日若以大之靈得保首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

進退唯力是視銑曰言此時天子為臣下閉塞天道人事

軍旅也善曰惟力是以僂俛從事自同令善本作人向

是視已見東京賦善曰僂俛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

在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高今宸極友正唯新告始憲

章既明品物思舊齊曰宸極帝位言天子反正更新禮法

謝靈運述祖德詩惟新已見庾元規讓中書臣亦胡顏之

厚可以顯居榮次良曰胡何也言何能以此厚愧之顏告

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翰曰所職尚書私門私家違謝

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善本有臣其云云字

###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一首

傳季友銑曰晉書云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也善注同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向曰振整揚舉邁行也湄

傳季文子日中國不振旅將屆舊京威懷司雍

威懷已見潘岳關中詩太康地記曰司州隸司校尉治漢

州之地今以三輔為雍州河流遄疾道阻且長

善曰詩曰遄洄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

時月良曰伊洛二水名榛蕪荒穢也徑道也淹遲也善

東觀漢記曰岑彭伐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



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墮頤鐘虞善本作空列觀宇之餘

鞠為禾黍鞠曰晉舊都故稱墮頤廢棄也虞鍾格言郤邑荒蕪唯有鍾格虛設宮觀之餘盡為田疇而生

禾黍也賦毛詩序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厘里蕭條鷄犬罕音

感舊永懷痛心在目銑曰塵市也里居里蕭條空迥貌感舊感昔全盛時而目所見者皆痛心

焉善曰蕭條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曰北夷寇作無雞鳴狗吠之聲劉琨答盧諶詩曰哀我皇晉痛心在目以其

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向曰謁拜也善曰郭緣生述征記曰北印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

陽陵陵西武帝峻陽陵邱之東北宣帝墳塋幽淪百年荒

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

慨交集濟曰幽暗淪沒也自懷帝至安帝近百年墳陵荒廢也情謂臣子拜謁也禮謂祭物儀也憤慨悲感

也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善曰沈約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榮陽人也高祖將伐荒為河

南河內二郡太既開翦荆棘繕脩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

舊良曰繕脩也謂脩理荒穢備置蕃衛一如舊儀善曰左氏傳我子駒支曰驅其狐狸翦其荆棘西京賦曰步

毀垣而伏惟聖懷遠慕兼慰翰曰遠慕謂思念父祖兼復慰安陵廟不勝下

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銑曰劉穆之為將軍卒追贈儀

同三司裕表於天子重贈侍中司徒善同銑注

傳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善本作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向

崇重旌表簡別也言重賢表善王化所尚也念功績別勤勞義在追思遠事也善曰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

舉善而教用勸謝承後漢書曰勝延拜京兆尹旌善為務尚書禹曰惟帝念功論語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濟曰司勳官名主錄公勤

也有休養之德者身役之後終益著明禮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休明已見上文故尚書

左僕射前軍善本有將軍字臣劉善本無劉字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

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良曰協合也義始謂初起義兵得穆之令佐竭盡猷道也言內盡謂

策之道外勤軍旅之事善曰裴子野宋畧曰高祖潛謀匡復署穆之主簿委以復心尚書王曰爾有嘉謀嘉猷則

八告爾庀于內又曰密勿軍國心力俱盡良曰密勿備倪庶政惟和萬邦咸寧

中心盡謀慮力盡行陣善曰韓詩及登庸朝右尹司京

日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備倪也

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銑曰登外庸用也朝右謂僕射尹謂為升陽長布奏以度百事輔新君之大道

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曰加升陽尹尚書曰若時登庸百揆已見上文毛詩曰頃我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

匪大猷是經惟邇言是聽

之勳實治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向曰言宋公出征穆之居中以為悍

禦有持安之功以合朝野局曲致至也識度曲至有棟梁貞幹之器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

仗五十人入居東城毛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鄭玄曰居軍中為容好蜀志曰文帝察黃權有局量易曰棟隆之

吉不撓于下也方宜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

褒述班同三事濟曰緝光績功究盡悼傷也言未盡其志而死遠近傷心焉褒厚也班同三事謂贈

儀同三司善曰蜀志曰偉度姓胡為諸葛亮主簿故見褒述尚書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榮哀既備

寵靈已恭良曰生榮死哀人理既備寵其神靈亦以奢泰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寵

靈已見江淹雜體詩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翰曰義熙晉

創初始也弭止也艱患謂桓玄作亂善曰王隱晉書外

日義熙安帝年號國語太子曰天禍至于今未弭乎

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銑曰虞度殷衆荐重也外度謂慕容



超數為邊患言屯難多故無有安寧之年善曰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闕閫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難也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世故尚未夷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歲也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臣翼之勲豈唯謹言嘉謀溢于民聽  
向曰勿弱賴蒙匡正翼佐也謹善言也若乃忠規密謨潛溢滿也言穆之善言善謀滿於人聽也  
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濟曰密謨著慮謂有帷幄之詭辭謂人間則詭對之莫見其際謂隱而不見  
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王隱晉書曰樂廣仁誠保直莫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紀  
善曰本所作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紀  
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良曰言隔別皇朝其功不為天子聞見者多也一紀十二年言陳力

十二年遂有成也善曰國語狐偃曰畜力一紀出征入可以遠矣又晉子犯曰若克有成晉之柔嘉是耳出征入

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善曰本有矣字輔曰言

穆之出將入相皆不辱君命也微無也言無此人力之不及此濟軍國之事善曰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力之不及此

爾雅曰左右助也寧履謙居寡守之彌固疏曰履踐也言踐謙居寡欲之

道守之彌益堅固善曰易曰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王弼曰履得其位也每議及封爵輒深

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向曰抑絕謂拒封爵也占者天子建諸侯

以白茅封五色土賜以為社不及言不封撫事求念胡寧

善曰三輔史錄曰茂陵馬氏代襲茅土可昧謂胡何也言撫此事何

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字濟曰胡何也言撫此事何

意也正司謂正為三公也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冰絛於善人良曰俾使烈業泯滅賚賜也秩祿也言使身沒而不朽長賜祿秩於善人善



日論語曰周有臣契闊也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  
 大資善人是富臣契闊也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  
 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啟上合請付外詳議契闊  
 勤苦也也難夷傷也觀終始謂觀穆之終始也金蘭謂與  
 宋公為交道其堅如金其臭如蘭言分義既深獻其懷抱  
 布之天聽如合上意即請付  
 議善曰金蘭已見上文

為齊明皇

善本無皇字

帝作相

善本無作相字

讓宣城郡公

第一表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

西昌侯廢鬱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也

任彥外

銑曰齊明皇帝名鸞初立弟昭文文以帝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固讓不受後

廢帝自立

臣公

善本作鸞字

言被臺

善本有司字

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長史

善本作刺史

錄尚書事封宜

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

短

善曰母立儉表曰禹禹之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空薄

太祖高皇

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

向曰篤厚也猶子謂高祖兄子也家人當家之人茲愛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

惠王肥李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干上坐如家人禮

世祖武皇

善本無皇字

帝

情等布衣寄深同氣

濟曰世祖高祖長子市衣猶平人也同氣兄弟親之也善曰蕭子顯齊

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贍字宜遠太祖長子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曹植求自試表曰與國分形

同氣憂患共之武皇大漸實奉詒

戶言良曰大漸言病進將死也語善言也謂屬後事以輔

政也善曰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惟幾毛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諒言



愚夫一至偏善本作偶字識量已翰曰言自見者為明庸人近

偏識也言我偏識之材過量已之分蔽暗也善曰韓子曰

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也弱莊子曰

臣愚知之如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類故曰自見

之謂明劉劭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

爾雅曰偶也郭璞曰偶爾值也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

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銑曰綴衣王將崩之時命執衣於庭

詁之言善曰尚書顧命曰出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向

衣於庭越翼日王崩玉几見下句雖嗣君奔常獲罪

荷負也導引揚明也末命臨終之命也宣德善曰嗣君謂君鬱林王也為宣太后所廢左傳申儒

善曰尚書顧命曰右憑玉几道揚末命雖嗣君奔常獲罪

安得罪而王室不造職臣之由良曰造成也驚輔佐天子

召我哉王仲宣贈文叔良詩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

之由已見王仲宣贈文叔良詩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

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翰曰漢東牟侯

誅諸呂有功封博陸侯霍光字子孟武帝使輔昭帝帝崩

後輔昌邑王賀賀無道以太后命廢賀賀曰天子有爭臣

不失天下光曰臣寧負王不負社稷出自發問言何因由

我正以我親任之篤雖與彼同今空懷此無救上譏之言

善同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銑曰言

廢王皆歸咎責於我陵土未乾言帝崩在近約束之言未

離於耳善曰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

左傳晉穆嬴曰今家國之事一至於斯親言國者謂天下

君雖終言猶在耳一至於斯謂鬱林王也善曰謂鬱林王也

盛晉陽秋曰卻超假還東簡文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

之事遂至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向曰尤過任當也善曰

於此也其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國泣血待旦肅虔

皆敬也高寢高祖寢廟也武園武帝園陵也悼傷也言心

之傷痛失所圖謀也無聲而泣下曰血也善曰寢廟及



園陵已見上文左傳楚遂啓疆曰孤與二三臣  
惻心失圖尚書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  
寧容復微

榮於家恥晏安於國危良曰徽遮也家恥謂嗣君非常也

善曰晉中興書曰卞壺表曰豈敢十驃騎上將之元勳神

祿位以徵時榮乎宴安已見上文驃騎上將之元勳神

刑儀刑之列岳銑曰驃騎上將軍漢置位在三公上神州

謂比於諸侯善曰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勳

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固衛者述曰長平相相上

將之元神州儀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向曰今之

司會為主天下之大計也中書官名掌出納王言此等官

當用賢言已不稱也善曰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鄭

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未書曰且虛

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令

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齊曰寵章謂封侯

愜可也言自知不可誰以為得善曰王隱晉書曰但命

武帝詔山濤曰勿復為虛飾也詩曰予曰有禦侮

輕鴈毛貴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良曰言命有可輕

岳言我不能輔主其命如鴈毛矣貫事也言今輕如鴈毛

可重如山岳言我不能輔王其命如鴈毛矣貫事也言今

輕已故存沒毀譽皆歸一事爾善曰戰國策唐雎謂楚

王曰國權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沉性

命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母立儉之遼東詩曰憂責重

山岳誰能為我擔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曰存亡

毀譽是事之變吳志周紡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  
節周易曰殊途而同歸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莊子老  
聃曰彼以死生為一條辭一官不咸身累增一職已黷朝  
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翰曰黷汚經法也同體為已  
而求讓名也善曰七畧曰位累我躬賈逵國語注曰黷  
慢朝經也家語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  
一也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佐是謂  
股肱故曰國體孫皓詔祀勝曰故特任使莫復飾讓至於  
功均一臣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隕善本越為期



不敢聞命

銑曰均同匡正險沒越墜也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千室謂諸侯之封也近甸謂宣城去都近

言今使同管使而為侯光其所居令大有全國雖則沒墜而死終不敢受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傳曰晉侯滅赤狄潞氏晉侯賞相子狄臣千室先

宅已見吳都賦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應

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殞越已見上文

亦願曲留降鑒即垂

順許鉅平之懇誠彌

善本作必字

固永昌之丹煉

苦獲申

向曰許謂

許所請也晉羊祜封鉅平子武帝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祜讓不受庾亮破沈充功封永昌縣開國公固讓不受懇

信也謙不是也善曰鉅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濟

綽寬裕優也善曰孟子曰欲為君則盡君道欲為臣則盡臣道又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

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荀曰易昭敢守難奪

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

良曰且

也且以我情淺近易昭察然我匹夫之謹附某官某甲奉

表以聞

善本有臣謹誠惶以下六字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翰曰雲與梁武同事竟陵王情

義親密及梁武之即位用為吏部尚書兼封侯以為太重故不敢受善同翰注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

善本作霄

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

中謝五臣

本無臣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

銑曰素本也輪有輪運之功翮有轉翼之用言我無

此能善曰張載贈賈子琰詩進謝中庸退慙狂狷

反古向

日中庸謂中常之人狂狷猶伴狂也慙謝皆謂不及也善曰禮記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狂狷已見上文



固嘗鑽焉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濟曰

王之道勉厲於學不能精治一經也篆謂篆書刻謂雕刻

文章也東方朔學書三冬文史足用靡無就成也善曰

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

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法言曰童子雕蟲篆刻漢書

東方朔上書曰臣朔負書燕魏空彈菽粟躡屨齊楚徒

學書三冬文史足用知貧賤良曰藁秦負書游說於燕魏二國也彈盡也菽豆

十上而說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孟子曰聖人之治天

下使菽粟如水火也史記曰虞卿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

徐廣曰躡草履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

可以躡人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吾

乎貧賤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意

興謗翰曰漢儀郡國銅虎符囊衣袋也嗤笑也持斧謂諸

事車馬衣服及去職不過囊衣而已馬援為交趾太守出

意故可治瘴氣遂取一車將還時人以為南土珍怪因而

流謗也此謂雲為始興太守而被解落也善曰分虎已

見上文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牧

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

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

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使之兼

兩背馬援以意故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

賢所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井臼之逸銑曰

罪之人皆看赭衣虜獲也言其執法者所獲也下獄之背

畏其執法之吏而尊之除名謂除其官爵以為凡人也井

臼謂操春汲之事而以為逸樂善曰漢書賈山上書曰

秦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

尉勃恐不知致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迺書牘背示之

曰以公主為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

貴也孫盛晉陽秋曰劉弘領望除名為民東觀漢記曰馮

敬通廢於家娶北地任氏女為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

自操井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

瘼莫欲以安歸向曰徒然空言也誠信也雲以上壽百年

為空言縱是信說亦年已過半矣亂離東



昏侯作亂也瘼病也安歸不仕也善曰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薛君曰閉門荒郊再離寒暑濟曰野外曰郊離經也寒暑瘼散也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冬夏也善曰閉門已見恨賦毛詩曰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良曰臯澤也控引也帶繞也朝夕謂海也丹陽齊門外也一區謂雲宅悵望失志貌鍾阜鍾山善曰秋興賦曰耕東臯之沃壤輪黍稷之餘稅朝夕已見江賦漢書楊僕上書曰取為閑外人又曰楊雄有宅一區悵望鍾阜已見上文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相知者善曰趙女歌樂妓也好事謂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曰楊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也祿微賜金而歡伺娛老祿則微薄賜金然歡娛同之善曰賜金娛老謂疎廣也已見折芟燔枯此焉自足籍坐也枯乾也張景陽詠史詩折芟燔枯此焉自足籍坐也枯乾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釣魚大澤折芟而坐陞以蒲薦肉執瓢盈酒琴書自樂焚枯已見應璩百一詩陞

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梁武也祀年

也謂應萬代千年之聖也武王有目三千惟一心八百諸侯之謀而同會于孟津也景歎也言天下之人如影之附於身亦猶武王矣善曰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漢書曰馬談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周書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然後即天子之位又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侯以祭不謀司辭不期同時一朝臣疊善本作等離心功慙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臣疊善本作等離心功慙

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締構草昧敢叨天功也離心謂

如紂臣離心離德也等謂已為齊臣武王有臣同必同德言不能為梁立功故慙之降者泥首輿棺以歸命也顏面也言泥猶在面棺猶未毀締構成也草昧謂初也叨貪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輿棺即輿也已見潘安仁贈陸機詩締構草昧並已見上文右氏傳介之推曰竊獄訟謳歌示同入之財猶謂之盜泥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獄訟謳歌示同



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惣集顧已及躬何以臻此濟曰獄訟之事

與歌謠皆歸於梁武所望亦同一人之例爾器謂珪璋也惣集謂集於身言見任用也躬身臻至也自顧其身不堪

至此大官善曰獄訟謳謠已見上文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也左傳仲尼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政當以接閑白水列宅舊鄴良曰吳漢與光武同居白水鄉廬縮與高祖同居鄴邑雲

與梁武居止相近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良曰初米武學長安時過

故云也善同良注朱祐宅祐留上待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駕幸祐第問曰

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尤過也上初學長安賢者往來南陽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

驢令從僕以給諸公之費善同良注府拾青紫豈待明經待明經而得也善曰明經拾青紫已見上文臣雲謝中夫

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銓曰銓衡所以平輕重關猶存

也晉廢也咎繇云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言吏部之任難遠思之自知不可也善曰陸機顧譚誄曰遷吏部尚書才

長於銓衡而綜核人物也尚書咎繇曰在知人漢魏以降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向曰繼軌言達識者多然所稱者惟許劭郭林宗能

超拔人土而用之也善曰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之

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

獎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拔十得五尚曰比肩善曰習鑿言拔士者咸稱許郭也

舊傳曰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擗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

企不足慕企即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曰淳于髡一日

而見七人宜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是比其餘得失未聞肩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人不亦衆乎

偶察童幼天機暫善本作發顧無足算良曰其餘謂許郭之外未聞得失也

偶有鑒察童幼之異天然自知無足稱數也善曰魏志曰王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天機已見文賦論



人何足算也謂曰斗筭之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

之一何遼落翰曰毛玠魏尚書典選舉用公方清正之士

賢一何遼落而不相及也善曰世說齊季陵遲官方渚

亂善曰季末也陵遲零落也官方謂三政渚亦亂也鴻都

不綱西園成市善曰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門

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

與與為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太后臨朝於西園賣官自

有差向同善注金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

濟曰金章印也筭謂盛衣器貂侍臣之服飾也善曰

金章盈筭未詳真預晉錄曰趙王倫篡位侍中常侍九十

座人每朝小人滿庭貂蟬半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

面責成斯在良曰創造言初造國政當存改敝風天子南

已論語子曰舜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豈宜妄加寵私以

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翰曰言

私思而加尊寵關乏王事侍中中冠飾以黃金附蟬寵章

珪章也無材而蒙此者於公則失授於私則失受善曰

董巴興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

食關中或成軍河內銑曰緒業也參差不齊也肅何留守

寇恂守河內收租四百萬石轉給光武軍光武或制勝帷

幄或門人加親向曰高祖云連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

門人益親可封為鄼侯善同向注或與時抑揚或隱若

敵國濟曰漢叔孫通以抑揚禮教拜授嗣君後漢吳漢為

封廣平侯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濟曰安帝時鄧騭定

善同濟注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策禁中封上蔡侯曹







餘杭 先志不忘愚臣是庶旦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爾

善本 今茲首夏將亞冢司良曰先志謂先祖隱逸之志將

作耳善曰劉璠梁典曰齊永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為

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元年雲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雖

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

翰曰車于秋自園寢郎論定太子事一月超九級至大鴻臚荀爽聞董卓輔政逃避吏持之急不得去行至宛陵徵

為光祿勳已而又拜司空從徵時及發台司經九十臣雖

五日言此二人之達不足比於我也善同翰注

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敢

妄冒銚曰言雖無識奸利至於名實不當損國弃身亦知

不可故不敢欺冒而進達也善曰尚書伊尹曰臣

為上為德陛下不弃菅新蒯苦愛同絲麻向曰管蒯草名

為下為民陛下不弃菅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

喻也言不以我下材而垂愛與絲麻同也絲麻喻賢良也

無弃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濟曰平

與帝相知之時有隱逸之言聽覽猶耳目也無復貳辭謂

將不移平生之言也善曰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

隱晉書甄彬奏曰徵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彛章載穆微物

不宜違人之素志

知免善本作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

以聞善本有臣雲誠惶以下六字良曰乞請也言哀我

謂也免謂免咎責也

為蕭楊州作薦士表一首銚曰蕭選光為楊

有詔舉士故以此表薦琅邪王練及薦

王僧孺善曰齊姑安王遙光為楊州

任彥昇

刺史餘

同銚注



濟曰任昉爲始安王作表故本集云王言撰集

而佚於方之䟽壤取類導川  
向曰䟽通導引也通壤引川則溺者安有賢用能則亂者

隱旒續信充符璽濟曰旒以蔽視續以塞聽言天子之道蓄隱而信滿四外如符璽焉充滿也符

旒所以蔽明也。𦘔塞耳所以掩聰也。𦘔古晃字。𦘔古  
 續字。音義並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爲符璽以言之。

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  
至代邸西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再夫并由一襲而

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白駒空谷振鷺在庭

卷之三

天

翰曰白駒賢者所乘空谷言賢人出仕而谷空也振衆也

鷺白鳥也以喻潔白之士在庭謂在玉庭善曰白駒已見栢元子薦譙元彥表毛詩曰振鷺斯階急粦一已載容

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猶懼隱魃卜祀謂嚴君平也藏

屠伊器謂藏治國之器也屠謂太公屠牛於朝歌保謂伊尹爲酒家傭保善曰司馬遷書曰黷之先人文史星歷

近乎卜祝之間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鶚冠子曰

海內荒亂立爲世師  
物色關下委裘河上  
日關令尹喜

得老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桓公聽管

傳曰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常讀老子道德經漢孝文帝

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諒曰襲裘非一狐之皮求美兼采衆

上味論爲國者信資衆賢文張璠易注序曰密蜂以兼采焉善曰一狐已足而而善本無五聲

倦響九工是詢良曰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理三官也詢問也九工謂九官謂六府工事之官言天



子倦以聲聽故問於寢義善本作廟堂借聽與阜翰曰廟

九官善同良注臣興阜賤士也言寢息卿相之議借聽微賤之言善曰

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於廟堂藿食得不肝腸塗

地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於

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與人之誦興阜已見射雉賦

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微倖路絕任重

謂始安王楊州刺史義兼家邦謂與國為兄弟也言欲所

任人皆取實材而絕微倖微倖猶苟且也善曰鄧析子

日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

臣之職也微倖已見李令伯表也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

談向日勢門謂權勢之門格舉也言勢門之人有清談者

運宋書序曰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英俊下僚不可限

王隱晉書曰祖約清談乎裁老而不倦英俊下僚不可限

以位貌濟曰僚官也言英俊之材居於下職豈可以位卑

位英俊貌陋而不用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世胄躡高

沈下僚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

重光海內冠冕良曰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凡

美也善曰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

領右驍騎王騫字思晦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

字思寂文憲公次子也王筠為騫碑亦云騫字思晦據此

及梁書明梁典及碑誤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導導

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

害子儉嗣也尚書曰宜重光晉中興書庾亮疏曰臣因循

家寵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翰曰迪蹈也言神情俊茂

當世也南子曰神清者嗜欲不能亂蔡洪張鎡狀曰鎡資氣早茂

孝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蘇曰言陳俱有之善

字叔寶好言玄理拜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

非意相干可以聖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世說曰王平

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故以暉映先達

領袖後進向曰暉映光明也領袖可為人之儀則善曰



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居無塵雜家有賜書濟曰塵雜謂塵俗班彪

善曰韋昭吳書曰劉基不妄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班彪幼與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

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良曰邇近曠遠

也善曰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

發言玄遠也毛詩曰其室則迺其人甚遠尹文子曰麴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已在貧賤不患物不疎已親疎係

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養素丘園台階虛位星主三公也言此人

守朴立園則虛三公之位善庠序公朝萬夫傾首

日養素已見謝宜遠送孔令諸善

豈徒苟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向曰言陳繼阻父之德

晉書曰荀顗字景清潁陽人也魏大尉或之第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顗異之曰顗令君之子也近見表

侃亦羅鄉之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少好學四方之士多慕其風而

來學京師咸歎曰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

五善本有字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

學濟曰理謂意趣也恬靜敏達也言棲意儉約思至靜達筆耕謂以筆代耕種以取給傭債善曰劉璠梁典曰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鄒人也六歲解屬文梁興除鎮軍記室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諮議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為官

傭寫書投筆歎曰文夫獨不効傳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筆耕平東觀記耕或為研范曄漢書曰班超為

官傭書以供養吳志曰闕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

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善曰檀道鸞晉陽秋曰車胤

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

中蒲截為牒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太學左右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揚柳簡以為經良同善



注  
先言往行人物雅俗善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孫綽子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真偽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雅俗已見范雲讓表甘泉遺

儀南宮故事鏡曰胡廣作天子出行鹵簿帝往甘泉宮則

益王政者著之南宮為故事善同鏡注畫地成圖抵掌可述向曰張千秋為

霍光問以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立事畫地成圖

無所亡失抵掌謂擊手也善曰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

而掌豈直鼷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薄簡之謬濟曰寶

廉為郎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

對曰鼷鼠也詔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詔使案之如攸言

賜帛百匹人有於嵩山下得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人莫

能識司空張華以問東晉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驗之

界然善陳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

良曰言陳進益於俗多僧孺有應對定疑之美贊定也

善曰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讜言訪對為世純儒太玄經

爰質所覈宋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翰曰東序講道

東曰質問也也言二人可以為宗廟之任善曰書曰

也瑚璉黍稷器也言二人在東序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論語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誠言以人廢而戈實世資鏡

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信有以言而廢人其人之才實可為世之資用善曰不

以人廢言已見上文解嘲曰鄒衍頡頏而取世資班固漢

書翟方進述曰用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善本有

合時宜器周世資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善本有

為褚諮議秦善本有代兄襲封表一首向曰秦

公褚淵嫡子少出外繼有庶兄資襲爵秦

既長大資上表請歸封於秦大子許焉而

秦上此表讓於資也善曰蕭子顯齊書

曰褚秦字茂緒為義興太守改封巴東郡

表讓封資子霽詔許之官至前將軍卒然

任彥昇



臣蔡言一善本無一字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奔所

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勲蔭光錫土字臣賁載世

善本作以承字家允膺長德濟曰司徒官名掌國邦教也勲功錫賜也土字謂南

康郡也卿大夫稱家允信膺當也言兄賁信當年長而復有德所以可承家業善曰肅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賁

字尉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蔡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

良曰言兄賁有止足之鑒視所封郡如脫屣屣屣復也善曰止足已見上文吳都賦曰輕脫屣於千乘遂乃遠

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

貳翰曰謬誤也言推此恩踈遠而誤萃聚也庸薄自謂也國讓讓南康也弘大也言大義合歸兄也言已執匹夫

之志終無二心善曰左氏傳公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

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銑曰張紘封武始侯臨終勅家丞曰我無功於

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後光武封其子奮嗣侯以父遺勅違詔不受有詔書下獄惶懼乃受也丁繼王莽

未以為穎陽封降光武封為陵陽侯繼卒子鴻當嗣上書讓於弟弟不受遂於東海為伴狂後因門生鮑駿讓之鴻

乃感悟因遷就國此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

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求惟情事觸目崩隕白曰先臣謂父也大宗謂伯父

宗絕緒謂無嗣也纂繼承大宗稟父在昔之命則聖絕終天之哀長思此情觸目則心摧墜矣善曰禮記曰繼別

為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天道無終而云終天求訣之辭也徐廣赴謝車騎葬還詩

曰潛墮既掩扉終天隔幽壤滿岳哀永逝若使賁高延陵

之風臣忘子臧之節善曰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

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



才願附於子臧是廢德舉豈曰能賢良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  
之節濟同善注  
對曰羣臣願奉焉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秦引此也存讓  
同良  
**陛下察其冊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  
爾翰曰停絕謂不襲封也君不見免當沒竄草澤以遂已志善曰冊款已見庾元見表謝承後漢書曰未寵隱  
澤  
**不任**善本作勝字  
**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善本作以  
下二字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一首**銑曰竟陵郡王子良薨有

詔追贈太宰范雲是故吏上表請為子良立碑事不行善同銑注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

**刊之書**

其美業故老既沒必資於銘記不可剗除故云不

刊也善曰尚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微烈西征賦曰非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杜預傳序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  
**而藏諸名山則陵**

**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

府曰遷移貿易也延閣書

山谷移易置諸書府則復編簡殘毀言不如立碑之長久也善曰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也詩曰

弘廣開藏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故內則延閣廣內秘書之府又曰尚  
**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

**道紀於沂川之側**

善曰漢書平記曰郊祀高祖以配天鄴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

祖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讚明易道以為法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  
**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  
七碑二碑無字良同善注



河翰曰子夏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是崇師退居西河西河趙之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是尊主今言禹者變文也

善曰尊主謂伊尹也其君不如堯舜已見曹子建通觀親表禹亦聖帝故連言之故精廬妄啟必

窮鐫勤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况乎甄陶周召

育伊顏向曰精廬謂寺觀也一城謂牧宰言寺觀之開牧

伊尹顏曰宰之美猶尚刊勒碑泥竟陵王有周公召公之化

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見聽荆州圖曰陰令

劉喜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陳寔別傳曰寔卒蔡

邕為立碑刻銘然寔為太丘宰故曰一城也周公召公伊

尹顏曰也典引曰尹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

則義刑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濟曰社稷之臣在

其政令言義理形見是社稷臣也嚴尊也然尊主配天則

與周公同功也善曰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盛

進曰丞相何如入上曰社稷臣盛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

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如淳曰人王在時與共

治在時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也孝經子曰孝莫

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體國端朝出蕃入守進思必告之

道退無苟利之專良曰體國謂為政化之體以正朝廷出

忠以告君之美道退不苟且於利以專擅其事善曰尚

書曰爾有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羊傳曰大夫出境有

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左五教以倫百揆時

序翰曰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倫理揆度也百

揆已見上文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



明聖者述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善本作而字稱焉向曰言小

才能之人非大道兼濟之事且獨樂一善者亦不得可稱而況大者乎善曰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東觀

漢記曰上常問東平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者蒼對曰為善最樂上嗟歎之無得而稱已見上文人之云

亡忽移歲序善曰詩曰人之鴟鴞東徒松檟成行濟曰周

管蔡作鴟鴞詩以遺成王今子良有代宗之義而帝亦嫌焉故假鴟鴞之東徒以喻焉松檟木名言成行省明年月

深遠也善曰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林之嫌子良而周公自居攝之情由子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鴟鴞以喻焉

吳均齊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嫌之又潘敞以仗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憂懼不敢朝事而子良

薨毛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鴟鴞焉說苑曰梟與鴞相遇鴞曰子安之

梟曰我將東徙鴞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鴞曰子鳴於是鳴鴞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猶惡子也

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檟六府臣僚三藩士女良曰僚官也善曰蕭

曰樹吾墓檟

國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

斯謂六府子良又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徐州刺

史斯謂之人蓄油素家懷鈔筆翰曰蓄積也油素絹也鈔

三藩也

日油素已見吳都賦苒蓰與梁相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

賤日曹褒寢懷鈔筆行誦文書

晉氏初禁立碑翰曰景謂景行謂高山仰止也言藩府士

願欲立碑善曰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劉楨贈

五官中即將詩曰望慕結不解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

堂碑魏舒之亡亦從班例善本作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

為之者竟免刑戮置善本作之者反蒙嘉歎銑曰晉時令

作碑而司徒魏舒死特賜之碑阮德規為齊國內史風化大行卒於郡郡人欲為立碑時官制嚴峻不許立齊人思

之因與冒禁立碑諸闕請罪朝廷聞之尤歎美至於道被其惠泯滅也為謂作文者置立也善同銑注

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向曰被及也孔子謂管仲曰如其仁又曰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言人有大功如管仲者則宜在尋常均禁之外善曰如仁微管並見上傳季友修張良教

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並軌即為成規乞依二公公例賜

許刊立濟曰楷彥曰及豫章王宜儼並謂立碑軌迹也言竟陵王賢與褚同迹親與疑同規請為立碑以依

二公之例善曰褚淵碑即王儉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疑字宜儼薨贈丞相南陽樂壽為建立碑第二

子恪託沈約及孔稚珪為文寧容使長想九原撫燕罔識其禁駐蹕畢

長陵輜軒不知所適良曰九原晉大夫葬地撫蘇采薪陵蕭何曹參陪葬之所和帝詔曰朕望長陵見二臣之隴

每有感焉輜軒使車也使來異方之言無碑使無所問

善曰九原已見上文戰國策顏觸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

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朕臣里閭孤賤戈無可甄值

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焉臣里閭孤賤戈無可甄值

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翰曰閭里門也孤賤范雲

自稱也甄明弘大弛廢也言我逢齊網之寬廢禁賓客游

王門之法得委質事太宰已經二十四年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建武中禁網尚寬諸王既長各招引

賓客左氏傳孤突曰策名委質其貳乃辟慮先犬馬厚

恩不吝而敝善本作惟毀蓋未蓐螻蟻善曰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

不幸早死先犬馬埴溝壑真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

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天反先犬馬死矣禮記仲尼

曰吾聞之弊惟不棄為理馬也弊蓋不棄為理狗也戰國

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得式黃泉蓐螻蟻延叔堅

戰國策論曰為王先角填珠襦玉匣遽飾幽泉銑曰敝帷

黃泉為王作蓐以御螻蟻埋馬敝蓋不棄用以犬蓐藉也螻蟻蟲名雲自方馬

故云此也漢法侯王葬皆用珠襦玉匣襦衣屬匣笥屬以

珠玉飾之言我常恐先死不得報恩誰知我未藉螻蟻而

太宰已在幽泉善曰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

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鏤陛下弘獎名教

為交龍鸞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玉匣

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良曰弘大獎勸也

備謂蔽塞也微物



雲謙言也駿大奔走也南浦迎喪處也北陵送葬既曲逢前施

實仰觀後澤儻驗杜預立峴善本作山之言庶存馬駿必

拜之感濟日前施謂先許送葬也觀幸也後澤者謂望詳

於峴山扶風王司馬駿都督涼州諸軍事後薨吏人為立

碑長老者見之無不拜也言其人遺愛如此善同濟

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善本有臣誠惶以下五字

文選卷第三十八 終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